

碧血錄

下
血疏

發



碧血錄下

繆西谿先生自錄

生平略節拈出與兒輩知之

吾母先產兩兄皆痘而殤一弟又殤予故以獨子受憐
自提抱以至髫鬣撫之不啻掌珠也七歲入家塾十一

歲開筆習舉業稍露頭角師爲孝廉夏維卿先生十四

歲赴童子試縣令楚麻城劉公

名守泰號鳳嶠辛未進士

見而賞之

置一等曰是子幼乃具史筆予感公知至今不忘十五
試學臺不錄是年冬大父東渠公歿明年家難起其冬

吾父與二伯澄灣公俱就御史臺繫外舅復菴李公亦

同日繫李禍在里豪子家禍實與豪連云明年春以童

子試縣令閩詔安胡公

諱士鼈號葵南丁丑進士

大激賞拔第一顧

問左右此子何家產左右以吾父對公曰此其家當不

惡何以有今累因廉知吾父伯冤立上書主獄蘇州理

郝公

諱瀛號渭陽

吾父伯事得盡白并根究其造孽者而吾

父得稱爲布衣完人矣胡公之知吾千古之知而其恩

吾家百世之恩也自是府縣錄考復連第一入學第四

學使者郭還一公也

諱莊陝西徽州人戊辰進士以庶常出

是歲萬歷之

戊寅吾年十七辛巳年二十始成婚其年歲考十二名

補廩壬午錄十四名學使者李會川公也

諱時成湖廣蘄水人辛未

進士予以天啓辛酉典楚闈以報命還里取道蘄水公之

墓木拱矣登其堂設位拜之壬午之試應天也胡公以

解首相期懸燈於署以待一捷乙酉戊子俱以二等試

應天至戊子而予之揣摩已就南昌羅柱宇公

諱朝國癸未進

士以青浦令分考取本房第一公署其卷云近試郡邑

青衿獨子爲快士翹楚矣閱卷者兩司李雲閒理李公

諱雍號中石

吾常理張公

諱鳴岡號見菴萬安人庚辰進士

二公皆有

丙戌進士

魯山錄下

二知不足齋叢書

非常之目予終身師事之癸亥春以河南封差還過永

城得展拜李公之堂然己丑觀風之卷實膾炙一時至

今猶爲士林所誦自是予名益起五試觀風皆第一而

吾常理閔公

諱廷甲號翼墟湖廣
蘄水人己丑進士

每試必搜予卷置之

第一而京口理南城張公

諱時顯號新
屏丙戌進士

禮遇加隆諸公

子孝廉曾相遇於公車講通家自丙辰以後予棲遲里

中再入京師不復相聞恨無從一訊也辛酉過蘄水一

憑閔公之棺而哭之時公舉鄉賢學使者遲其報予屬

尹淡如丈轉屬之湖北道竟得報淡如荅書云使者方

代得之瞥爾此其事甚奇然公不獨知吾文且念吾貧

弱保持吾門戶吾報之未盡也辛卯學使者海澄立臺

柯公

諱挺庚辰進士

錄第一復擯斥吾年三十矣甲午縣試第

一將就府試而吾母已病噎視病勢日甚遂同衾被臥

起視湯藥者月餘母病竟不起痛哉先是吾父遇難之

後痔血下注中血下削遂得痿症臥牀褥者十五年吾

母手操筦鑰予外持門戶父是以得安枕席及吾母之

亡而吾父朝夕靡恃予忽忽不欲生明年乙未春勉舉

母殯權厝於赤岸之阡請趙文肅公誌丙申授館於涇

里顧氏而吾父於中秋之夕忽得便血急歸視之見神

理小異不勝憂惶時學使者南昌陳公

諱子貞號懷雲庚辰進士科

試第六父懸望一捷而丁酉之二月父不起矣連遭兩

喪生氣俱盡復以是年冬舉父殯與母合窆焉請王駕

部澹生公誌誌皆未勒石入隧意俟異日贈典稍進以

闡我二人之幽併勒入隧不謂逢天之譴并奪兩贈此

不孝之死不瞑目也奇禍至此人人有風水之疑吾亦

不能堅持而其仍其改聽之子孫矣無論其仍其改勒

石不可緩也子孫念哉戊戌年已三十七而文思益溢

發從游者日益進汪大行邦柱與盛孝廉世才同來游
予之契如石實真賞也已亥前令胡公守青州以予文
示馮文敏公文敏擊節曰此館材也可召致青社爲吾

家子弟師乎胡公以其意來促駕於是有青州之游館

馮塾者兩月文敏以少宰入胡公以璫禍罷予乃罷館

歸文敏爲我點課極精細臨別券我必捷明年舉應天

二十一名時年已三十九矣本房西安徐公

諱可求號觀我壬辰

進士也以上海令分考得予卷甚晚舉示同考浮梁陳公

諱大綬號赤若乙未進士

兩相擊節呈主考晉江黃公

諱汝良號毅菴丙戌進士

公大賞異時本房頭卷已定元矣故得二卷副考長沙

莊公

諱天合號冲
虛己丑進士

賞如之是榜多名士予亦時名中一

人三師甚喜皆曰門生光座主矣予遜謝不敢當同年

顧朗仲一見莫逆其古學古心予遜而推之定爲石交

後朗仲死予不勝山陽之痛至今過虞山西麓不忍入

藤溪寸步有季女適其季子蓋朗仲在予有一言之盟

也朗仲歿後家益窶予收季子而館之力不能爲治恆

產亦吾未了之事也予爲諸生二十餘年不營產業公

車之費不貲家日益落至癸丑無以治裝謀之虞山諸

友得三十金以行其困苦如此倖博一第已五十三矣

本房爲今禮部會稽錢公

諱象坤號麟武辛丑進士

以春秋分易二

房同門二十一人予爲第二卷師題其卷曰先甲之而

後乙之殊自咄咄蓋實錄也拆卷呼予名同考皆爲公

賀而主考福唐公曰此人老名場終被我收拾門下予

見錢師師首述其語以爲館選機云會三十一名殿三

甲五十四名格當得縣令予才拙不稱令欲改從教或

曰尙有館選一途也是年八月選得第七人同年有不

得者倡爲金沙薦舉之謗而東林之目自此起矣于如

菴玉立也時方爲人彈射故其人以此孽予且曰顧涇陽先生知我以小友進我我真東林也予了不爲動初試閣第二實福唐公首取移置二者惕於前議也自是四試皆第二後得第一畱館中故事吳浙閩三方非一不得畱也嗣後福清爲政意有所向而故抑其名以鎮外議而予名卽後不出四五忌者眈眈矣而少年昵之者并不樂予予貧不能徵逐飲食僻不能駟輜侯門王家二三少年且厭且惡予日坐針氈中慘慘也至乙卯五月而挺擊之事起其事有心者所共知不具論瘋癲

不瘋癲予不知獨以爲光廟之在東邸僕御不設一男子闌入如無人之境兩三老璫盡氣力抵賴天之靈宮庭無恙光廟差閹韓本用告變於上其辭曰皇爺可憐此鈔報所共傳也旨旣下部擬依回連朝不決而提牢之疏始上上爲心動猶豫不發者十餘日乃得聖諭於瘋癲之下特加姦徒二字又有姦宄叵測行徑隱微之語聖心曉然有當於提牢之疏矣義興三疏詞嚴義正上赫然御慈寧置三犯於理人心帖然服大聖人之舉動也予故語人曰一卯金以瘋癲二字出脫亂臣賊子

一卯金以首功奇貨四字抹煞忠臣義士此語傳而倡
瘋癲者恨不剗刃其腹矣而同郡某日走要門蜚詞反
構所構不止予一人也而眈眈者乘之以假手於其鄉
人於是有工垣劉文炳之指摘因逐崇仁而帶及也疏
語云云時丙辰之五月也予方擬授檢討候旨久不下
初疏猶稱癸丑館長不指其名予義不受辱具呈引疾
懇院長南昌劉公代題方待勘結而拜官之命下矣時
予已移出城外而劉疏指名再及惟恐其行之不速亦
爲人所迫也予出一揭應之人以爲辨而平歸而杜門

卻掃灌園課子頗自夷猶丁巳內計忌者復修前嫌予
與虞山俱在擬議賴掌院南昌力爲保持兩俱得免後
跼伏者又四年南昌移咨各處催久告之在家者其意
專在吾兩人也會光廟登極不無利見之想而夜得一
夢方竭蹶中途忽聞晏駕手中有二白筆頭撒不可合
遂擲去因痛哭伏地不能起覺而淚痕猶在面也其明
日得報遂有鼎湖之泣異哉今上登極予以正月戒行
至三月抵都補故官以四月到任拜官及六年面始任
亦衙門之所創見也時遼陽陷沒洶洶惶惶舉朝失措

而海內巖穴起廢之士日漸以集顧未有出身當一面者每朝會束手相嘆而已閣臣被召者未至南昌以次相當國蒲州肩隨之兩相甚和衷而意在於收召正人日汲汲不暇諸小之不利於反正者日伺其短而思逐之矣然公持事過執見事稍緩亦閒有不愜人意者予受公知莫能助也六月有楚闡之役力辭不獲舉士九十八人所得多名士聯第八人而予取第二名文安之得館選爲署中眉目錄文一序一論規楚風而憂君德良有微意餘文自予出者閒潤色士子而一三五策皆

鈔撮成之病不勝也一論遂犯深諱禍自此種矣十二月還報則福唐初入南昌及周漢陽以一疏竝逐而時局又一變矣初見福唐極言盡規謂南昌漢陽不應逐內傳不可奉公曰上所傳何敢不奉予曰吾師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爭之必能遏其漸也若一傳而放兩大臣後不可復止矣公默然予乃曰南昌用拙而體直於師實無他腸公始怫然而予徐申其說色稍解蓋師疑南昌之拒其來也南昌亦自取之於是屢疏請放得旨改溫南昌自喜差存體面予不以予言告也南昌